

武昌醫館叢書

二四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八

河南郭雍撰次

傷寒溫疫論一條

溫病論六條

風溫溫毒論四條

傷寒相似證論十四條

傷寒溫疫論一條

雍曰傷寒時氣證類亦多或名傷寒或名溫病或曰時行或曰溫疫或曰溫毒或以爲輕或以爲重論說不一益令人惑大抵其病往往有一種卽時發者必

輕經時而發者必重也且如傷寒一病仲景以爲冬傷於寒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蓋初感卽發無蘊積之毒氣雖爲傷寒而其病亦輕仲景又曰不卽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是則旣傷於寒又感於溫兩邪相搏合爲一病如人遇盜又有同惡濟之者何可支也故傷寒冬不卽發遇春而發者比於冬之傷寒爲重也又有夏至而發者蓋寒毒淺近在膚腠正氣易勝故難久留是以卽發其毒稍深則入於肌肉正氣不能勝必假春溫之氣開疏

腠理而後可發是以出爲溫病又其毒之盛者經時
既久深入骨髓非假大暑消燦則其毒不可動此冬
傷於寒至夏爲熱病者所以又重於溫也故古人謂
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爲溫病甚者夏至以後
發爲暑病也此三者其爲傷寒本一也惟有卽發不
卽發之異隨脈變動遂大不同又有冬不傷寒至春
感不正之氣而病其病無寒毒之氣爲之根雖名溫
病又比冬傷於寒至春再感溫氣爲病輕然春溫冬
寒之病乃由自感自致之病也若夫一鄉一邦一家

皆同患者是則溫之爲疫者然也非冬傷於寒自感
自致之病也蓋以春時應煖而反寒夏熱反涼秋涼
反熱冬寒反煖氣候不正盛強者感之必輕衰弱者
得之必重故名溫疫亦曰天行時行也設在冬寒之
日而一方一鄉一家皆同此病者亦時行之寒疫也
大抵冬傷於寒經時而後發者有寒毒爲之根再感
四時不正之氣而病則其病安得不重如冬病傷寒
春病溫氣與夫時行溫疫之類皆無根本蘊積之類
纔感卽發中人淺薄不得與寒毒蘊畜有時而發者

同論也惟溫毒一病既非傷寒又非溫病乃在冬時
表嘗感寒先感冬溫不正之毒後復爲寒所折膚腠
閉密其毒進不得入退不得瀉必假天氣暄熱去其
外寒而後溫氣得通鬱積既久毒傷肌膚故斑如錦
文或爛爲瘡而後可出仲景曰其冬有非節之煖名
爲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謂此溫毒也亦有所
感輕淺則易出所感深重則非節之煖人人皆感故
每爲疫其實先溫後寒所以與傷寒大異然而時之
氣有正有不正何也大論曰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

氣清涼冬氣冰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所謂四時正
氣之病也又曰春時應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
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
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
此則時行之氣是謂不正之氣毒傷人者也雍論傷
寒名例已見於初卷今辨析時行溫疫詳言著於篇
下

溫病六條

雍曰醫家論溫病多誤者蓋以溫爲別一種病不思

冬傷於寒至春發者謂之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寒溫氣而病者亦謂之溫及春有非節之氣中人爲疫者亦謂之溫三者之溫自不同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此皆謂傷寒而成溫者比之傷寒熱病爲輕而比之春溫之疾爲重也其治法與傷寒皆不同或有冬不傷寒至春自傷風寒而病者初無寒毒爲之根源不得謂之傷寒第可名曰溫病也又或有春天行非節之氣中人長幼病狀相似者此則溫氣成疫

也故謂之溫疫溫疫之病多不傳經故不拘日數治之發汗吐下隨證可施行其不傷寒至春觸冒自感之溫治與疫同又輕於疫也或曰春時觸冒自感之溫古無其名何也曰假令春時有觸冒自感風寒而病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者既非傷寒又非疫氣不因春時溫氣而名溫病當何如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爲熱病不由冬感者爲暑爲暘春時亦如此也活人書萎蕤湯方云治風溫兼療冬溫及春月中風傷寒卽其藥也曰何以辨其冬感春感之異曰但傳

經皆冬感也皆以傷寒治不傳經者皆春感也皆以
溫氣治之今於諸家方論下別而言之庶幾易明然
春溫之病古無專治之法溫疫之法兼之也

活人書曰春月傷寒謂之溫病冬傷於寒輕者夏至
以前發者爲溫病蓋由春溫煖之氣而發也雍曰此
謂傷寒之溫也卽素問所謂凡病傷寒而成溫病者
是也其治與傷寒同故朱氏自註曰非徒溫疫也

又曰治溫病與冬月傷寒夏月熱病不同蓋熱輕故
也雍曰此謂春溫非傷寒者若傷寒成溫則其熱輕

於熱病而重於冬月傷寒也蓋冬月傷寒爲輕至春發爲溫病爲重夏月熱病爲尤重也朱氏註曰春秋初末陽氣在裏其病稍輕縱不用藥治之五六日亦自安卽此推之則此春溫之病乃謂非傷寒成溫者又曰升麻湯解肌湯最良熱多者小柴胡湯主之不渴外有微熱者小柴胡加桂枝也嗽者小柴胡加五味也煩躁發渴脈實大便閉塞者大柴胡微利也虛煩者竹葉湯次第服之此治春溫之法其傷寒成溫者并依傷寒治之治溫疫之法并同春溫而加疫藥

也

又曰一歲之中長幼疾多相似此溫疫也四時皆有
不正之氣春夏亦有寒涼時秋冬亦有暄暑時人感
疫癘之氣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幼悉相似者此則時
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老君神明散務成子螢火
丸聖散子敗毒散主之雍曰此謂春溫成疫之治法
也若夏暑成疫秋溫成疫冬寒成疫皆不得同治各
因其時而治之况一歲之中長幼疾狀相似者卽謂
之疫如瘧利相似咽喉病相似赤目相似皆卽疫也

皆謂非觸冒自取之因時行之氣而得也

又曰春應煖而涼氣折之則責邪在肝升麻解肌湯
主之夏應暑而寒氣折之則責邪在心射干湯半夏
桂枝甘草湯選用之秋應涼而反大熱抑之則責邪
在肺溫熱相搏民多病瘧宜白虎加蒼朮湯煎茵陳
湯調五苓散冬應寒而反大溫抑之則伏寒變爲溫
宜葶藶湯土無正名因火而名當隨其經而取之此
又治四時溫氣之法溫疫皆同治也

風溫溫毒四條

千金方曰風溫之病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默默欲眠下之者小便難發其汗者必讖語加燒鍼者則耳聾難言但吐之則遺矢便利如此疾者宜服萎蕤湯活人書曰脈尺寸俱浮頭痛身熱常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肢不欲收默默但欲臥者風溫也病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搏則發風溫主四肢不收頭疼身熱常自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出則讖語獨語內煩躁擾不得臥若驚癇目亂無精治者復發其汗如此死

者醫殺之也活人書曰風温不可發汗宜葶藶湯風
温身灼熱者知母葛根湯風温加渴甚者瓜蒌根湯
風温脈浮身重汗出漢防已湯

活人書曰初春病人肌肉發斑癰疹跡如錦文或欬
心悶但嘔者此名温毒也温毒發斑者冬時觸冒寒
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證如傷寒或已發汗吐下而
表證未罷毒氣不散或發斑黑膏主之

成瘡者自作
瘡毒治不可

用黑膏 又有冬月温煖人感乖戾之氣冬末卽病至春
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瀉至天氣暄熱温毒始發則

肌肉斑爛癩疹如錦文而欬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
皮湯主之雍曰不必初春春夏皆發其斑與傷寒不
同癩疹如錦文而不作瘡爛者是也其發瘡膿爛者
卽時行熱毒豌豆瘡也二者初證皆先有表證如傷
寒又有癩疹赤白二種初無表證暴感溫氣而作其
毒輕淺風尸之類也又有一種遍身如錦初亦無表
證暴感而作如丹如疹其毒亦輕皆詳見小兒瘡疹
後斑瘡癩疹論辨中

雍曰仲景言風溫溫毒二證又與二說不同仲景之

言曰傷寒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後壞病證而治之若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此乃傷寒後四種壞病此病最爲重也又非但前所謂風溫溫毒而已其用藥亦當不同然則仲景所言傷寒壞病中風溫毒也諸家所言者冬春自感風溫溫毒也其治之輕重不得不異也四種壞病中又有溼溫一證見第八卷不可汗門中

雍曰天行溫疫雖證不多用藥亦多端如千金方言
辟溫疫氣并斷溫疫相染諸方及千金翼彈鬼丸神
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螢火丸等方前人雖嘗選用更
嘗缺省收其遺逸用之大抵治疫尤要先辨寒溫然
後用藥取陰陽表裏之在傷寒也故龐安常又述其
治寒疫諸方蓋以赤散解聖散之類皆宜治寒疫若
施之溫疫則益熱矣

傷寒相似諸證十四條

雍曰活人書論痰證食積虛煩腳氣四者皆與傷寒

相似而實非傷寒醫者見其發熱惡寒多作傷寒治之因茲天橫甚多故特立此名使覽者知其非傷寒也雍取此論而廣之然虛煩一證已置之前卷者仲景言病有本是霍亂今是傷寒者孫真人言傷寒後虛煩故以霍亂虛煩二病次於前卷瘧溼暍之後今獨取朱氏之說繼之以瘡毒蟲毒溪水瘴霧諸證類傷寒者皆當辨證而後用藥也

活人書曰病有憎寒發熱者惡風自汗寸口脈浮胸膈痞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而頭不疼項不强者此

爲有痰也雖類傷寒但頭不疼項不强爲異宜服柴
胡半夏湯金沸草散大半夏湯若氣上衝咽喉不得
息者用瓜蒂散吐之古法服瓜蒂散用一錢匕藥下
便臥欲吐且忍之良久不吐以三錢匕湯二合和服
以手指搥之便吐不吐復稍增之以吐爲度若吐少
病不除明日如前法再服之但不可令人虛也藥力
過時不吐飲熱湯一升以助藥力吐訖便可食無復
餘毒若服藥過多者飲水解之雍曰凡吐後須服糜
粥二三日忌生冷油膩物

又曰頭疼脈數發熱惡寒而身不疼痛左手脈平和者食積也雖類傷寒而左手人迎脈平和身不疼痛者是也甲乙經云人迎緊盛傷於寒氣口緊盛傷於食蓋氣口主中人迎主外以此別之傷食之證由脾胃伏熱因食不消發熱故似傷寒若膈實吐嘔者食在上脘宜吐之若心腹滿宜下之治中湯五積散黑神丸可選用也雍曰巢氏言脾胃有伏熱因食不消所以發熱狀似傷寒但身不疼頭不痛爲異

又曰食積病亦類時行但發熱頭疼食病當速下之

時行病當待六七日下之

又曰傷寒頭疼身熱支節痛大便祕或嘔逆而腳屈
弱者腳氣也傷寒只傳六經故證與腳氣相似然終
不同者孫真人云卒起腳屈弱不能轉動者此爲異
耳其脈弦而浮者起於風濡而弱者起於溼洪而數
者起於熱遲而濇者起於寒風者汗而愈溼者溫而
愈熱者下而愈寒者熨而愈腳氣之病始得不覺由
他病乃知毒氣入腹則少腹頑痺不仁令人吐嘔死
在旦夕矣然腳氣之候必先從腳起或先緩弱疼痛

寒勝爲痛痺

或行起忽倒或兩脛腫滿或不腫腳膝枯細

或心中忪悸或少腹不仁

病久入深榮衛不榮故爲不仁不仁者皮膚頑木不

知是也

或舉體轉筋或見食吐逆惡聞食氣或胸滿氣

急或徧體酸疼皆腳氣候黃帝所謂緩風痺是也頑

弱名緩風疼痛爲溼風痺

痺者閉也閉而不仁故名痺也

宿患瘴毒

得熱更增雖形候旺盛猶在於表未入腸胃不妨溫

而汗之已入內者不妨吐而下之又本有冷今得溫

瘴雖暴壯熱煩滿祕塞正須溫藥汗之汗之不散不

妨寒藥下之若服利藥不瘥成黃疸不瘥爲尸疽病

前熱而後寒者發於陽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發於陽者攻其外發於陰者攻其內一日二日發汗必愈三日以上宜吐之五日以上當下之雍曰要方參千金翼方十卷皆有方宜用

問曰瘴作瘧何如巢氏曰此病生於嶺南一帶山瘴之氣其狀發寒熱休作有時皆由山溪源嶺瘴溼毒氣故也其病重於傷寒暑之瘧鯁鯉湯主之此又休作無時其初皆類傷寒也

問曰霧氣如何千金三十九卷曰患霧氣者心內煩

問少氣頭痛項急起則眼眩又身微熱戰掉不安時
復憎寒心中欲吐吐時無物者豬清湯主之雍曰頭
痛項急身熱憎寒皆傷寒類也

問曰溫瘧類傷寒何如素問三十三篇曰溫瘧者得
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
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瀉
或因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
從內出之於外雍曰溫瘧始感之氣與傷寒同及其
發出之時與傷寒異故不爲傷寒而爲瘧也溫瘧之

證寒中三陽所患必熱小續命湯去附子減桂一半
主之太煩躁者紫雪最良大便秘者脾約丸神效丸
五柔丸大三腕散木瓜散主之頭痛身熱肢體痛而
腳屈弱者是其人素有腳氣此時發動也腳腫者檳
榔散主之腳氣方論千金外臺最詳大熱越婢湯小
續命湯薏苡仁酒脾約丸神效丸皆要藥仍鍼灸爲
佳用補藥與湯淋洗皆大禁也雍曰此其大致也前
言閉而不仁故名痺不仁者痺之一證非痺皆不仁
也腳氣與痺各詳本證論之

雍曰凡射工毒水毒瘴霧瘡瘍斑豆等證其初如傷
寒故孫真人於傷寒後附溪毒一證溪毒卽射工今
詳其狀類以明其證與傷寒別是亦疑而辨之也
孫真人曰江南有射工毒蟲一名短狐溪毒一名蜮
其蟲形如甲蟲無目而利耳有一長角在口前如弩
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人
或聞其在水中鈹鈹作聲要須得水沒其口便以口
中毒射人此蟲畏鵝鵝能食之其初始證候先惡寒
噤瘳寒熱筋急仍似傷寒亦如中尸便不能語朝蘇

哺劇寒熱悶亂是其證也始得三四日急治之稍遲

者七日死又曰中人瘡有三等

巢云四等

又曰其蟲小毒

輕者及相逐者射著人影者皆不卽作瘡先病寒熱

自非其地之人不知其證便謂傷寒作治乘謬是以

致禍

方見千金二十及第十卷第五卷

雍曰巢言含沙射人影便成

病此取杜元凱之說又曰中人頭面尤急腰以上去

人心近多死腰以下小腹不治亦死

孫真人曰凡山水有毒蟲人涉水之時中人似射工

而無物其診法初得之惡寒微似頭疼巢云偏頭痛

目眶痛心中煩懊四肢振掀腰背百節皆強兩膝痛
或翕翕而熱但欲眠旦醒暮劇手足逆冷至肘膝二
三日腹中生蟲蝕人下部肛中有瘡不痛不痒令人
不覺不急治過六七日上蝕五藏下利不禁良工不
能治矣水毒有陰陽覺之急視其下部若有瘡正赤
如截肉者爲陽毒最急瘡如鯉魚鱗者爲陰毒猶小
緩要皆殺人不過二十日也初中水毒時當以小蒜
作湯試之方治詳見千金巢氏曰東南郡縣山谷溪
源有水毒病亦名溪温以其病與射工診候相似故

通呼溪病其實有瘡是射工無瘡是溪毒也又曰水
毒有雌雄脈洪大而數者爲陽是雄溪易治宜先發
汗及浴脈沉細而遲者爲陰是雌溪難治欲審知是
中水毒者手足指冷爲是不冷非也又呼爲蜚病

巢氏曰嶺南從仲春至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至孟冬
行黃芒瘴先熱後寒自餘諸瘴疾見本病門

問曰傷寒亦變瘧乎千金三十五卷曰時行後變成
瘧瘧者大五補湯主之

問曰酒病似傷寒何如巢氏曰酒有毒而性尤熱飲

之過多故毒熱氣流溢經絡浸淫府藏而生諸病也
或煩躁壯熱而似傷寒或灑淅惡寒有同溫瘧或吐
利不安或嘔逆煩悶隨藏氣虛寒而生病焉雍曰凡
癰疽病及豌豆胞瘡之類初證多類傷寒各見本門
更不重出

仲景傷寒補亡卷第十八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九

河南郭雍撰次

婦人傷寒證十八條

妊娠傷寒證三十三條

小兒傷寒證十九條

小兒瘡疹上四十七條

婦人傷寒十八條

問曰婦人傷寒何如活人書曰男子調其氣婦人調其血血室不畜則二氣和諧血氣凝結則水火相刑

傷寒氣口緊盛則宜下人迎緊盛則宜汗婦人左關脈浮緊不可下當發其汗以救血室榮衛得和津液自通浹然汗出而解

問曰熱入血室何如活人書曰仲景云婦人傷寒經水適斷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無犯胃氣者言不可下也小柴胡湯主之若行湯遲則熱入胃令津液枯燥中焦上焦不榮成血結胸狀須當鍼期門

問曰讖語卽下證而前證不可下何也活人書曰傷

寒胃實讖語則宜下婦人熱入血室讖語不可下也
問曰犯胃氣者何如活人書曰五行相剋以生相扶
以出平居之日水常養木水木相生則榮養血室血
室不畜則脾無蘊積脾無蘊積則剛燥不生若犯胃
氣則晝夜讖語喜忘小腹滿小便利者屬抵當湯
問曰婦人先調血男子先調氣何如活人書曰此大
略之言耳要之脈緊無汗爲傷寒脈緩有汗爲傷風
熱病脈洪大中暑脈細弱其證一也假如中暍者用
白虎胃實用承氣豈必調血而後行湯哉仲景傷寒

所以不分婦人良亦由此學者皆可隨病於男子藥證中以意選用也

活人書曰婦人傷寒發熱惡寒四肢拘急口燥舌乾經脈凝滯不得往來宜桂枝紅花湯

又曰婦人傷寒口燥咽乾腹滿不思飲食宜黃芩芍藥湯

又曰婦人傷寒喘息煩躁或戰而作寒陰陽俱虛不可下宜柴胡當歸湯

又曰婦人傷寒經脈方來初斷寒熱如瘧狂言見鬼

宜乾薑柴胡湯

又曰婦人傷寒血結胸膈揉而痛不可近海蛤散

朱氏又言婦人血結胸證法當刺期門仲景無藥此方疑非仲景意又云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宜小柴胡湯

又曰婦人傷寒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宜小柴胡

湯

又曰婦人傷寒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讖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又曰婦人傷寒六七日胃中有燥糞大便難煩躁讖語目赤毒氣閉塞不得通宜三黃瀉心湯

原本是瀉心三黃湯

又曰婦人傷寒差後猶有餘熱不去謂之遺熱宜乾地黃湯

又曰婦人傷寒未平復因交合裏急腰胯連腹內痛名陰陽易宜燒裊散

又曰婦人病未平復因有所動致熱氣上衝胸手足
拘急搐搦如中風狀宜青竹筍湯

又曰婦人病未平復因有所動小腹急痛腰胯痛四
肢不任舉動無力發熱者宜當歸白朮湯

千金 娠婦傷寒三十三條

活人書曰娠婦傷寒仲景無治法用藥宜有禁忌不
可與尋常婦人一概論治也

又曰婦人妊娠傷寒藥性須涼切不可行桂枝半夏
桃人等藥小柴胡去半夏名黃龍湯蓋爲娠婦而去

也。大抵產前，先安胎；產後，先補血。次服傷寒藥。若病稍退，則止藥，不可盡劑。此爲大法。黃帝問婦人重身，壽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

千金方治妊娠傷寒頭痛壯熱肢節煩疼石膏前胡湯七味

又治妊娠傷寒頭疼壯熱心煩嘔吐不可食生蘆根湯四味

又治妊娠傷寒服湯後頭疼壯熱不歇宜用竹葉石

膏湯拭其身

又治妊娠熱病慈白五兩豉一升煮服取汗

又曰大熱煩悶者葛根汁二升分三服如人行五里
進一服

活人書娠婦傷寒安胎宜阿膠散又宜白朮散

龐氏曰娠婦時氣欲令子不落宜用護胎伏龍肝散
伏龍肝爲末水調敷臍中乾卽易之疾差乃止

又曰妊娠傷寒內熱極甚令不傷胎宜取雞子以絹
袋貯投井底浸令極冷旋破吞六七枚佳

又曰妊娠傷寒大熱甚胎不安者宜用阿膠末一錢
半竹瀝調下如無竹瀝用小麥竹葉煎湯調下

又曰妊娠傷寒服汗下諸藥熱已退其間與此藥安
胎宜服人參黃芪湯

活人書曰妊娠傷寒憎寒發熱發其汗宜葱白湯以葱

白生薑同煎
連服取汗

又曰妊娠傷寒頭疼壯熱肢節痛疼宜服前胡湯干

金方

又曰妊娠傷寒或時行灑淅作寒振慄而悸或加噦

宜蘇木湯雍曰蘇木大破血更宜參究避之

又曰妊娠傷寒頭疼默默不欲飲食脇下痛嘔逆痰氣及產後傷風熱入胞宮寒熱如瘧并經水適來適斷病後勞復餘熱不解宜黃龍湯

又曰妊娠傷寒頭疼惡寒身熱躁悶四肢疼痛項背拘急脣口乾燥宜柴胡石膏湯

又曰妊婦傷寒四日至六日已來加心腹脹上氣渴不止飲食不多腰疼體重宜三物枳實湯

又曰妊婦傷寒頭目疼壯熱心煩宜旋覆花湯

又曰妊娠傷寒壯熱嘔逆頭疼不思飲食胎氣不安
宜麥冬湯

又曰妊婦發斑變爲黑色宜梔子大青湯

龐氏曰妊娠傷寒腹脹大便不通喘急宜牽牛散

卷十

五

活人書曰婦人產後傷風十數日不解頭微痛惡寒
時時有熱心下堅乾嘔汗出宜陽旦湯

又曰婦人產後傷風發熱面赤喘而頭疼竹葉防風
湯

又曰婦人蓐中傷風四支苦煩熱頭疼與小柴胡湯
頭不疼但煩與三物黃芩湯

龐氏曰妊娠熱病胎死腹中用鹿角屑一兩水一碗
葱白五莖豉半合煎六分去滓溫作二服又方益母
絞汁飲半升卽出

又曰傷寒小產惡露不行腹脹滿悶欲死宜大黃桃
人湯

又曰小產後惡露被熱蒸斷不行宜地黃飲生地黃
藕汁各一碗生薑汁一盞和勻溫服分作三四次服

微有寒者煎二十沸服亦下死胎

又曰傷寒產後血暈欲絕宜紅花散

又曰凡傷寒小產夏月宜少用醋炭多有煩悶暈死者雍曰寒月用炭多

又曰傷寒產後惡血衝心悶亂口乾生薑小便飲子
生地黃汁藕汁小便各一盞和勻煎二三沸分三服
又曰傷寒產後惡露爲熱搏不下煩悶脹喘狂言者
抵當湯及桃人承氣湯主之

又曰傷寒小產煩悶大燥渴石膏湯主之

小兒傷寒十九條

千金方論曰小兒未能涉冒霜雪乃不病傷寒也然
天行非節之氣其亦得之有如行溫之年小兒出腹
患斑者治其時行節度故如大人之法但用藥分劑
少異藥少冷耳

又曰治小兒未滿百日傷寒鼻衄身熱嘔逆麥冬湯
又曰治少小傷寒芍藥四物解肌湯

又曰治少小傷寒發熱欬嗽頭面熱者麻黃湯

活人書減

桂半兩加石膏
名石膏麻桂湯

又曰治小兒傷寒以葛根汁淡竹瀝各六合二味相和二三歲兒分三服百日兒酌服不宜生煮服佳

又曰治小兒時氣枇杷葉三兩搗以水五升煮十沸取汁日五六徧淋之若復發熱燒雄鼠屎二三枚用水調服之

又曰治小兒傷寒久不除差後復劇瘦瘠骨立五味子湯

又曰治少小傷寒宜莽草湯治之避眼與陰

又曰小兒傷寒發黃者搗土瓜根汁三合服之又曰

搗青麥汁服之又曰搗韭根汁澄清滴兒鼻中如大豆許卽出黃水差

又曰小豆三七粒瓜蒂二七枚糯米四十粒爲末以少許吹鼻中

活人書論小兒傷寒曰治法與大人同但小分劑藥性差涼耳尋常風壅發熱痰嗽煩渴惺惺散主之咽喉不利痰實欬嗽鼠粘子湯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黃赤腹中有熱四順散連翹散三黃丸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白而酸臭者胃中有食積雙丸主之

小兒無異疾惟飲食過度不能自節心腹脹滿身熱
頭疼雙丸悉主之小兒身體潮熱頭目碎痛心煩神
躁小便赤大便燥此熱劇也洗心散調胃承氣湯主
之頭疼發熱畏人畏寒者此傷寒證也升麻湯主之
無汗者麻黃黃芩湯有汗者升麻黃芩湯皆要藥也
小兒尋常不可過當服涼藥胃冷蟲動其證與驚相
類醫者不能辨往往復進驚藥如腦麝之類遂發吐
胃虛而成慢驚者多矣小兒須有熱證方可疏轉仍
忌用丸子藥利之以大黃川芎等咬咀作湯液以蕩

滌蘊熱蓋丸子巴豆可攻食積耳雍曰此證不止小兒傷寒證亦多及餘病故詳錄之

又曰治小兒風熱及傷寒時氣瘡疹發熱宜惺惺散
又曰治傷寒中風頭痛憎寒壯熱支節痛發熱惡寒
鼻乾不得睡兼治小兒大人瘡疹已發未發皆可服
皆治寒暄不時人多疾疫乍暖脫著及暴熱之次忽
變陰寒身體疼痛沈重如石者升麻湯主之

又曰治胸中客熱口舌咽中生瘡赤眼目瞼重不欲
開瘡疹已發未發宜服甘露飲子又曰洗心散通治

麩豆瘡時行溫疫狂語多渴者又曰連翹飲子治小兒一切熱又曰解大人小兒膈熱退壅盛涼心經宜四順散又曰治小兒傷寒發熱欬嗽頭面熱者宜石

膏麻桂湯

千金名麻黃湯

龐氏曰小兒傷寒發熱自汗多啼宜葛根芍藥湯又曰小兒傷寒不解發驚妄言語狂躁潮熱鈎藤大黃湯

又曰小兒傷寒結胸其項強眼翻弄舌搐搦如發癩狀久則哽氣但啼聲不出醫亦多作驚風治之其脈

浮滑試以指按心下則痛而啼宜半夏黃連瓜蒌湯
斟酌大小服之當出黃涎便差

又曰小兒傷寒始日壯熱不除被湯丸下後其證一
如前結胸狀但啼聲不出醫又以驚風治之多服涼
藥無驗此由誤下後毒氣結在心胸內熱吐涎涎裹
藥不能宣行所致宜服蕩涎散取下黑黃涎猶包裹
諸藥啼聲一出卽安雍曰此因初誤下後涼藥不宣
通方服蕩涎散

又曰小兒傷寒蒸起風熱發癩手足搐搦而不省蛇

皮湯

又曰小兒傷寒胃中有熱煩悶不食至日晚潮熱頰赤躁亂嘔吐蘆根湯又曰小兒傷寒後盜汗體熱咽乾犀角黃芪湯

小兒瘡疹上四十七條

外臺曰肘後言比歲有病天下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徧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卽療劇者數日必死療得差後瘡癩紫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世人云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爲虜瘡

諸家參詳作療用之有效方取好蜜通身摩瘡上或以蜜煎升麻數數拭之亦佳

又曰永徽四年此瘡從西域東流於海內但煮葵葉蒜蘆啖之則止鮮羊血入口亦止巢氏曰表虛裏實熱毒內盛攻於藏府餘氣流於肌肉遂於皮膚毛孔之中結成此瘡重者匝徧其身狀如火瘡若根赤頭白則毒輕若紫色則毒重其瘡如豌豆亦曰豌豆瘡脈洪數者是其候也

活人書曰小兒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痛身熱足冷脈

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湯丸緣升麻解肌兼治瘡子
已發未發皆可服但不可疏轉此爲大戒傷寒身熱
固不可下瘡疹發熱在表尤不可轉也世人不學乃
云初覺以藥利之宣其毒也誤已又云瘡豆已出不
可疏轉出得已定或膿血大盛卽用疏利亦非也大
抵瘡疹皆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冷尻冷欬嗽輒用利
藥則毒氣入裏殺人但與化毒甘草木通湯鼠粘子
湯出得太盛則用犀角地黃湯解之若瘡出不快煩
躁不得瞑者水解散麻黃黃芩湯升麻黃芩湯活血

散主之瘡黑倒靨豬尾膏無比散龍腦膏子無不驗也若熱毒攻咽喉痛如聖湯瘡毒入眼決明散撥雲散密蒙花散通聖散蛤粉散主之治瘡疹之法無出此

龐氏曰天下豌豆瘡自漢魏以前經方家不載或云建武中南陽征虜所得俗呼虜瘡其後名醫雖論發斑候是發汗吐下後熱毒不散表虛裏實熱氣湊於外故身體發斑又說豌豆疱瘡表虛裏實一如發斑之理別之熱毒內盛攻於藏府餘氣流於肌肉遂於

皮膚毛孔中結成此瘡既是裏實熱毒內盛則欲發未發瘡斑未見皆宜下之瘡已差則再下之此病有三種一則發斑俗謂之麻子其毒猶輕二則豌豆其毒最重多是冬溫所變凡覺冬閒有非節之煖瘡毒未發卽如法下之次第服預防之藥則毒氣內消不得作矣有不因冬煖四時自行者亦如法下之古方雖有治法而不詳備疑當時熱毒不甚鮮有死者近歲此疾歲歲未嘗無也甚者天枉十有五六雖則毒氣內壞不治因醫爲咎又大半矣若身痛壯熱頭疼

不與小汗何由表散大府久祕毒攻腰脇或心腹脹
滿不與微利何由釋去故當消息汗下然則寒藥固
不當行溫藥反增熱毒若勢太甚脈候洪數涼性之
藥不阻表裏氣者亦可通用若寒氣阻滯脈候浮遲
則溫性之藥不阻表裏氣者可冀冰釋云不可汗下
寒熱之藥只可紫草一味者乃滯隔之流祇是遭遇
輕疾以自差爲功若值重病則拱手待斃也世有權
貴自信不任醫師忌冷熱汗下病或不救則責醫者
謬誤斯又可爲傷嘆小兒多染此患故此方多用小

湯劑大人宜倍用之活人書小兒大人瘡疹已發未發皆宜服升麻湯

又曰傷溫病應發汗而不發汗內有瘀血者及鼻衄吐血不盡內有餘瘀血面黃大便黑者并宜犀角地黄湯以消化瘀血及瘡疹出得太盛亦以此湯解之
又曰天行熱毒生豌豆瘡出不快益煩躁昏憤或雖出身體尙熱者宜麻黃黃芩湯以發其表無汗者宜用之有汗者非

又曰小兒時行瘡豆出不快煩躁不眠者宜升麻黃

芩湯加木香一錢半以殺其毒有汗者尤宜服

又曰小兒瘡豆已出未出並宜服化毒湯紫草木通湯

又曰痘瘡欲出未透皮膚熱氣攻咽喉眼赤心煩宜鼠粘子湯

又曰天行頭痛壯熱一日二日及瘡疱未出煩躁雖少身體發熱者宜冰解散去大黃芍藥止用四味

又曰瘡子不出宜活血散以白芍一錢溫熱水調下

又曰瘡子倒靨宜豬尾膏小豬兒尾鐵刀刺血一兩

人生龍腦少許同研和水調下

又曰疹瘡有一切惡候及黑陷并宜服無比散取下惡物便安

又曰豌豆瘡出未透心煩狂躁氣喘妄語或見鬼神或已發而陷伏皆宜速治宜龍腦膏子

又曰痘瘡入眼生翳有決明散撥雲散密蒙花散通聖散蛤粉散皆宜擇而用之

龐氏曰溫毒發斑大疫難救兼治豌豆瘡不出宜地

黃膏

又曰天行發斑瘡須臾徧身皆戴白漿皆惡物也

又曰凡覺冬溫將來春夏必發斑豆小兒輩於冬煖時預服漏蘆湯下之下後日逐空心飲甘草汁直候腹疼乃止或下後飲羊血一盞則不發

雍曰冬溫時小兒逐日宜服鼠粘子湯則斑豆喉痺赤目口瘡皆不發下後煎甘草黑豆竹葉湯亦好三晉人不用黑豆用槐豆尤勝羊血當依外臺法若下後服之非宜

又曰時行豌豆瘡以槿皮二兩細切水一升煮半升

去渣分服之此晉王中令方也

又曰初得病便驚狂不眠渾身熱汗出問之身不憎
寒亦不惡風其脈如數以漏蘆根湯下之甚數者以
大承氣湯下之瘡豆傷寒亦然

又曰小兒時行瘡豆恐相傳染先服漏蘆湯下之本
治熱毒癰疽赤白諸丹毒瘡癩雍曰今依朱氏法但
存其說

又曰瘡豆毒氣不出煩悶熱毒氣攻腰或脇腹疼不
可忍大便不通五杏湯主之

又曰熱氣在表已發汗未解或吐下後熱毒不散煩躁讖語此爲表虛裏實熱氣躁於外故身發斑如錦文或不因汗下始得病一日二日便發皆由溫疫熱毒氣使然甚則發豌豆瘡其色白或赤發於皮膚頭作漿戴白膿者其毒則輕其紫黑色者作根隱隱在肌肉裏其毒則甚十死一生甚者五內七竅皆有瘡形如豌豆故以名焉脈洪數者是其候也雍口瘡靨則有紫黑色初生者皆赤根白頭

又曰天行熱毒未解欲生豌豆發熱疼痛宜解肌發

汗葛根石膏湯

又曰斑豆始有白疱忽搐入腹漸作紫黑色有膿日夜啼叫煩亂宜鬱金散

又曰此疾小便濇有血者中壞也瘡黑靨無膿十死不治斑豆煩喘小便不利鼈甲湯定煩喘竹瀝飲子又定煩喘麻黃甘草湯

又曰常行豆瘡紫草湯最良患其服之太少不能中病但多槌切好紫草以沃之候溫去渣服紫草半升湯一升爲準

又曰瘡出不快碎紅花子一合水半升煎百沸去渣

服

又曰斑豆已出不可發表更增斑爛以虛故也

又曰瘡出不快表裏不解煩喘大便閉氣攻腹滿宜
犀角升麻湯

又曰斑豆服涼藥太過欬嗽手足冷脈遲甘草乾薑
湯

又曰豆證已出定芒消豬膽汁和研勻塗之勿動痂
落無痕仍臥黃土末上良

又曰天行豆瘡預服三豆飲則不發

又曰瘡豆發斑下利赤黃或膿血徧身發熱宜梔子

薤豉湯 八卷

雍曰龐氏錢氏諸方如活人書有缺藥證及用之不
應者則取之

錢氏曰凡小兒面燥顙赤目赤呵欠煩悶乍涼乍
熱欬嗽噴嚏足稍冷夜臥驚悸多眠并瘡疹證惟用
溫涼藥治之

又曰小兒在胎食五藏血穢生下則其毒當出故瘡

疹之狀皆如五藏之液雍曰世醫言初年不出至老亦出此說不經見龐氏亦無是說第俚俗有此言恐錢朱未能免俗也

又曰發熱潮熱三日以上熱入皮膚卽發瘡疹而不甚欬者熱留膚腠之間故也

又曰瘡疹尻涼者順候也若瘡黑陷耳尻反熱者逆也用牛李膏百祥丸多至三服若不愈者死病也

又曰凡瘡疹一發便出盡者必重瘡夾疹出者半輕半重也出希者輕裏外肥紅者輕外黑裏赤者微重

外白裏黑大重瘡端裏黑點如鍼孔者勢劇也青乾
紫陷昏睡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滿啼喘大小便不
通者困也凡瘡當令乳母忌口不可令小兒飢及受
風冷必變紫黑難治

又曰有大熱者宜利小便有小熱者宜解毒若黑紫
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切不可下

又曰瘡疹更看時月逆順大抵屬陽故春夏病爲順
秋冬病爲逆

又曰春膿泡夏黑陷秋斑子冬疹子亦不爲順雍謂

錢氏大抵拘於藏謂膿泡爲肺金黑陷爲腎水斑子
爲心火疹子爲脾土皆剋四時故不爲順也然則黑
陷者何時不爲逆也

又曰重病猶十活四五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其
候或寒戰噤牙或身黃腫紫宜急以百祥丸下之復
惡寒不已身冷汗出耳輪反熱者死病也下後身熱
氣溫欲飲水者可治之宜解毒不宜妄下若能食而
痲頭焦起或未焦而喘實者可下之雍曰平時醫者
有候瘡痲頭焦而下者云欲下餘熱不作痲癰也若

證中果見有餘熱及瘡後脈不衰信可下若證無餘熱脈已衰弱則如何敢下瘡後兒已虛又下則重虛之非惟將息不起又因虛別成大病藏府脆弱故病未已新病復加則難治不可不慎也但當解餘熱

又曰身熱煩渴腹滿如喘大小便濇而赤悶亂大吐此當利小便不差者宣風散下之若六七日痢未焦是內發熱熱氣蒸皮膚故不得痢焦也宣風散導之磨生犀角解之

又曰若瘡入腹爲膿血及連痂皮得出者脾氣實也

出則安若瀉米穀及乳不化者是脾虛自瀉也必難

治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九終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二十

河 南 郭 雍 譔 次

小兒瘡疹下十八條 斑瘡癰疹辨一條

小兒瘡疹下十八條

雍論曰朱氏作活人書亦多取蘄水龐安常之說至論瘡泡則二家之說如冰炭朱氏謂瘡疹首尾皆不可下龐氏謂未發欲發瘡斑未見皆宜下之瘡已差而再下之何其一說相戾如此雍曰攷漢魏醫方無所見至東晉王珉始有治時行熱惡毒瘡方隋巢元

方始有疫癘疱瘡論候其言皆不甚詳此大疾也殺人
人不異傷寒何其輕易簡略如此故龐氏疑當時熱
毒未甚鮮有死者雍謂不然上古岐黃之時其病尙
與今日無異安有中古反不同也王中令旣以屬時
行巢氏又以爲疫病則此疾當詳見於時行疫疔中
今亡矣傷寒以仲景論故存得詳備時行溫疫以無
仲景治法故後世之說不得同仲景金匱玉函之書
千百不存一二安知時行疫疔不亡逸於其閒乎然
瘡疹捨龐氏朱氏二家則別無可取之論雍疑其相

反無所適從嘗聞先兄子若曰朱氏之論後世不可
易之常道也此法當獨得於朱氏雍曰然則龐氏之
言失乎兄曰醫道精微言所不能盡述使醫之明如
龐氏則可用龐氏之法不然則一從朱氏雖不肖者
亦可跂而及也聞此方釋然又有東平錢乙仲陽以
治小兒名家及論瘡疹亦稍支離滯於五藏五色究
其說終不出於二氏之間然仲陽老於醫論證用藥
有可取者故係於朱龐二氏之後

雍曰活人書

下原文缺

病人肌肉發斑

下原文缺

瘡疹始是溫毒

下原文缺

傷寒

下原文缺

初言止此不比其他亦未嘗言斑疹豈言之而亡逸
歟故醫家所論溫毒等證多非仲景言時行溫疫至
今未詳者詳此或謂瘡疹與傷寒相類謂其頭痛壯
熱之類同也非謂所感之同也仲景曰其冬有非節
之煖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故龐氏曰凡
覺冬間有非節之煖瘡毒未發卽如法下之則龐氏
亦以爲冬溫之毒矣然如朱氏二家論證皆如溫毒
而不欲明言者以仲景無正說故也以雍觀之瘡疹

卽溫毒之一晉人旣名爲時行熱毒瘡卽溫毒瘡矣
又何疑爲其感疾本與傷寒同皆感於冬藏於肌膚
至春而發是其同也而仲景言與大異者傷寒感至
寒之氣溫毒感冬溫之氣是其所以爲異也然有成
瘡疹者亦有不成瘡疹者總其名皆謂之溫毒也雍
謂感冬溫非節之煖藏於皮膚之中至春夏而其毒
發鬱積之盛熏炮肌骨已久一旦發出於外必皆潰
爛爲瘡而後已不但能爲一汗而已然溫毒成瘡有
數種曰膿胞又名豌豆瘡曰水疱又名麻子瘡曰麩

瘡亦名麩疹又有癩疹斑爛皆其類其輕者世俗以其形象名之本其所感深重爲膿胞千金之後名曰豌豆瘡次者爲水疱輕者爲麩瘡膿胞生七日方長貫膿成痂然後愈其日未滿而乾者謂之倒靨也水疱生數日圓滿水出則愈麩瘡隨出則焦他處再出再焦如是徧及其身三者皆忌倒靨大者倒靨則色紫甚則膿血欲乾故變黑有黑者一二日尙可以藥再發黑者多則難藥已水疱瘡水如鈴倒靨則色乾不明麩瘡纔出多忽不見是倒靨也雖麩瘡倒靨亦

能殺人以溫毒之氣復入五內也非感溫毒之氣因
時行暴發者多不殺人故瘡家畏風畏寒畏塗涼水
涼藥大畏下皆恐毒氣倒靨於內當欲謹避風處若
時尙寒則難出表雖溫不可太煖不可服熱藥朱氏
所云但服升麻湯者最爲要法疹病多暴感非冬溫
之氣所成病甚輕不成瘡但作癩疹起有赤白二種
世俗所謂風尸者是也須服藥亦可塗治雖無倒靨
之患亦有毒氣入腹之憂千金小兒澤蘭湯卽其藥
也又有一種斑發如描畫遍身燦爛如錦文者又如

火丹發雖無癰疹起亦如癰疹內外治之色淡則愈
傷寒發斑見本文

雍論曰諸家論瘡疹可下不可下世人不能無惑雍
詳二法本於傷寒傷寒冬感至寒之氣藏於肌膚骨
髓之中爲腠理閉密不得出至春腠理開疏而後發
於表醫者發表中病則從經爲汗而出於表發不當
或遇毒氣甚重則不能出因傳陰經遂入於裏至裏
無可發之理候其入胃則下之五藏之毒其根在胃
根去則諸藏之毒隨去若有餘毒在裏表未能入閒

值胃中毒根已下則在表之毒如斷根之蓬隨其所
在作汗而出矣故傷寒有汗而愈有下而愈下者亦
必先瀉後作汗而愈也瘡疱之家本無汗下證其初
冬感於非節之溫氣藏於肌骨時方外寒腠理閉密
不得出至春腠理開疏而發其藏於膚腠者發爲麤
瘡藏於肌肉者發爲麻子瘡藏於骨髓者發爲豌豆
瘡旣發爲瘡則無發汗之理惟用解肌藥以托之庶
其易出也毒氣旣作瘡而出不復入裏亦如傷寒大
汗之後不入陰經自無可下之毒故治傷寒之法惟

在汗下而瘡疱之家無汗下也然諸家有言下者亦有三說其一方盛冬感非節之溫氣腠理閉密不得出之時其毒氣無所宣泄不過上攻頭目胸膈必頭熱眼赤口瘡喉閉若見其證預先下之則溫毒盡去至春夏不復作瘡炮矣此一可下之時也龐氏所云凡覺冬閒有非節之煖瘡毒未發欲發時卽如法下之次第服預防之藥則毒氣內消無使入裏永不可出必斃而後已此一可下之時也其二則瘡疱黑陷倒靨是大惡候輕者猶可用藥再發發之不出是瘡

毒入深不能再至表因而深入急下之則可活矣是
十死一生之候不得已而下他無救之之術此二可
下之時也其三瘡疱既愈餘毒不已發爲大癰既潰
出膿血又別發癰相續不已世謂之炮癰必解利之
而後已是時病人瘡方愈未得食力氣血虛羸下之
甚危道主藉醫者斟酌用藥然不下則斃亦不得也
此三可下之時也舍是三者皆不可下矣朱氏云小
兒疏轉切忌用丸子藥當以大黃川芎等分咬咀作
湯液以蕩滌蘊熱此說甚良雍謂宜加甘草大黃倍

之此常器之所用也盛冬初感未發之時宜用此湯
及作疱癰之後亦宜用此但少加劑未效再服之惟
瘡作黑陷倒靨發之不出者須朱氏無比散及錢氏
百祥丸前所言大黃川芎藥亦不可用也此病原不
見於仲景故無定論不免詳言之庶無惑焉

雍曰東晉中書令王珉有傷寒身驗方云榼樺木皮
濃汁冷飲主傷寒時行熱毒瘡特良此卽今之豌豆
瘡當時謂之時行熱毒瘡也故龐氏方中載樺皮飲
子者本之此至巢氏論疫癘疱瘡候曰熱毒盛則生

豌豆瘡周匝遍身狀如火瘡色赤頭白者毒輕色黑紫黯者毒重亦名爲登豆此卽熱毒瘡至巢氏而後有皰瘡豌豆之名至今呼之以二者攷之則瘡謂爲溫毒瘡不謬也凡冬感於寒縱其病熱甚極不過爲斑爲黃終不成瘡惟感冬溫非節之煖者則成瘡故龐朱皆言溫毒之爲瘡而王中令巢氏皆以熱瘡爲時行爲疫病諸家雖異同其實一也

雍曰余家值小兒將作瘡疹未辨傷寒時行卽依朱氏法先服升麻葛根湯服之瘡未出而惡風發熱頭

痛諸證不罷者卽是藥性緩次日更兼敗毒散服之
若是瘡子一夕便出或不成瘡亦以汗解仍能解瘡
毒重者便輕屢驗

又曰瘡疹變出惡證者多是豌豆以其毒氣盛故也
其他唯服藥有誤則有惡證不誤服藥者無惡證也
又曰麩疹雖不成瘡亦頭焦皮起如麩片然若癩疹
則暴發初無表證亦不退皮愈後便消故世謂疹子
爲麩瘡其毒雖輕若誤服涼藥則盛出之際一夕忽
不見便是倒靨毒氣入裏亦能殺人以牛李膏發之

又曰貧下之家養小兒素無煖衣衾亦無酒肉滋味
至其感病止是時行所感候其氣散即便安愈豪貴
之家溫燠太過飲食無度既感時行之氣人事又爲
之助是兩毒相攻所以多生異證遇冬溫時小兒午
間常服牛蒡消毒飲甚好

又曰瘡疹大畏大小便不快惡證便生急須通之用
牛李膏通大便麝香膏通小便大妙

又曰錢氏所謂五七日痲不焦以內熱蒸皮中此只
是毒氣未盡亦不須宣風散但服牛李膏

又曰牛李膏亦是舊方不止錢氏用正是瘡疹本藥如宣風散是外來借功自不同所以貴牛李膏者以出未快者可以出之多者可以解之在表者可因而越之在裏者可引而竭之是瘡疹八面可用之藥故凡瘡疹皆先服之

又曰牛李膏奇處正在能分毒氣在表者使出在裏使下表裏並用兩不爲妨同時供應毒勢已衰諸藥皆無是之妙天生神物爲人用非止此一物第人未能盡知之耳

又曰瘡疹初發固不必用牛李膏纔見出得稠密或大小便不快或出不快煩悶渴甚者便與服之牛李二種稍大而黑紫者奇微小而深黑者劣微小者卽早李也本草共爲一物

又曰凡豌豆瘡根邊色紅活瘡顆圓滿如珠者大好初生亦未便圓日漸長也瘡根色紅淡瘡顆不圓好便當表發仍頻看覷雍有一孫四五歲患此已數日背上瘡盛而根色淡而不紅活瘡顆已半平半陷間有紫黑色者急與牛李膏二服不見色回再取豬尾

血滴研龍腦水調服時巳日暮少頃燈下視之瘡根
復紅活如初次早陷瘡皆起累日再長圓滿焦痂而
愈但病身中痛異常手不可觸病後羸極如兩次傷
寒也是歲一房同時患者皆毒重稠密煩渴皆用牛
李膏下黑涎而愈

又曰牛李膏之上惟豬尾膏奇但豬尾膏非惡候不
用不若牛李膏可常用雖惡候未出使見熱盛便先
解之豬尾膏如無龍腦卽用麝香麝香大通小便小
便快則毒自衰曾用之驗

又曰惡候二膏不效方可下雍嘗見一病醫者用無
比散下之立愈惟百祥丸不親見用之者雍以多用
前二膏故未嘗至於用大下藥

又曰活人等書諸方如升麻湯固必先用瘡出不快
煩躁不眠者用升麻湯黃芩加木香湯毒攻咽喉心
煩者用牛蒡子湯咽喉腫者如聖湯牛李膏豬尾膏
瘡毒入眼成翳者用通聖乾柿皆親經用殊效

又曰瘡毒好攻人眼目須預防之方感此患便以蠟
退去土入熱水放冷乘溫日飲至疾愈毒氣永不入

眼温冷任服甚驗

斑瘡癰疹一條

雍曰世醫論斑癰疹不甚詳明雖龐朱二氏亦然朱氏曰初春病人肌肉斑爛癰疹如錦文者温毒也龐氏之言亦然朱氏曰發斑有二證有熱病發斑温毒發斑温毒如上所言是也熱病發斑者朱氏曰或未發汗或已經汗下而熱毒不散所以發斑瘡癰疹如錦文俗云麩瘡素問謂之胗此誤也雍謂斑與瘡癰及癰疹實是三種傷寒熱病發斑謂之斑其形如丹

砂小點終不成瘡退卽消盡不復有瘡溫毒斑卽成瘡古人謂毒熱瘡也舍是又安得別有熱毒一瘡後人謂豌豆瘡以其形似之也溫毒瘡數種豌豆瘡則其毒之最者其次水泡麻子是也又其次麩瘡子是也如麩片不成瘡但退皮耳以其不成瘡故俗謂之麩瘡又與癩疹不同癩疹者皮膚發痒搔之則癩疹壘起相連而出終不成瘡不結膿水亦不退皮忽爾而生復忽爾而消亦名風尸也世人呼麩瘡或曰麩疹卽是

則土氣鬱而風只出世人和故氣逆曰

風而動氣不和氣不和則本動不其氣逆

故曰風不和氣不和則本動不其氣逆

故曰風不和氣不和則本動不其氣逆

故曰風不和氣不和則本動不其氣逆

故曰風不和氣不和則本動不其氣逆

故曰風不和氣不和則本動不其氣逆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二十終

朱子跋郭長陽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
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爲畱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
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歷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
予於二家之學皆所未習不能有以測其說之淺深
則請以歸將以暇日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傯水
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
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
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間

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視之
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
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
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爲方者家藏而
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耶
予念蔡忠惠公之守長樂疾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
姦旣禁絕之而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
病此仁人之心也今閩帥詹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
而政以慈惠爲先試以語之儻有意耶亟以叩之而

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讎正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爲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爲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

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
千金以爲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卻
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
閒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
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爲關而分其前後以爲寸尺陰
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贗也遂委
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宥以正也姑附見
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
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跋

洵自幼卽喜讀靈素家言以習舉業未暇及也匡
居善病退而學醫乃得從

澹安師游 師年雖高好學彌篤其治病皆有法
度知名震醫林爲不虛日者手一編示 洵曰此予

舊藏郭氏傷寒補亡論也在元明時已缺一卷今
鈐板久無抄本亦尠以其亡而補之且將并其補
者而亡之予所不忍其爲予校讎將付梓焉受書
卒讀錯句訛字所在多有兢兢懼不勝任重負委

託悉心研求晨夕辨難訂正者有之闕疑者有之
割愛者有之仍不敢稍失其真面目以副吾 師
紹述之懷庶無湮乎先賢之遺而有補於斯道之
用云爾寶山門人范洵謹跋

傷寒補亡論二十卷宋郭雍撰長沙之學王太醫闡
之於晉孫真人輯之於唐有宋醫學大昌名賢輩出
論傷寒者益多專家先生晚成此書薈萃羣言加以
論斷雖有見淺見深之別皆足爲長沙功臣慶元初
卽經詹帥板行而傳世絕少明代重梓已屬殘編

國朝道光紀元長洲徐氏据以傳刻顧未能盡祛疑
誤每冀得善本校訂訪求數十年訖未之見卽徐刻
亦漸不數覲因屬黃麓森貳尹山就所引書是正文
字以廣其傳原缺十六卷無從修補常熟瞿氏書目

載鈔本一卷未必卽是所缺介人往借則久佚矣又
自序有方藥五卷不知何時失去今第十八卷治霧
氣有豬清湯幾不知爲何品千金第九卷用新豬矢
酒和攪令散以生布絞取汁服之殆卽所稱糞清者
耶宋臣校刻千金祇三十卷郭云三十九卷下文復
有引三十五卷者然則九十三卷之本宋已別行不
始於元矣宣統三年三月武昌柯逢時